

原野

(第六輯)

第六辑

原学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学 第6辑/陈少峰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1997. 10

ISBN 7—5043—3066—3

I. 原… II. 陈… III. 国学—研究—中国—文集
IV. B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09164号

原 学

(第六辑)

陈少峰 主编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13.5印张 300 (千) 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册 定价: 16.00元

ISBN 7—5043—3066—3/B·78

《原学》编委会

主 编 陈少峰

副主编 丁一川 尚 定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顺序)

丁一川 王法周 王振忠

王 博 孙尚扬 仲伟民

陈少峰 陈 致 陈继东

沈 培 尚 定 罗 新

永富青地

Laura A. Skosey

Peter Merker

本辑执行编委 陈少峰 丁一川

目 录

学人访谈录

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

——朱伯崑教授访谈录

乔清举 (1)

一致而百虑 殊途而同归

——倪豪士教授访谈录

陈 致 (12)

专题述评

从中国哲学看分析哲学的价值

陈 波 王新婷 (25)

学术论坛

论兴的思维源头和审美本质

刘怀荣 (47)

论春秋史家的兴亡观

张树国 (68)

二十等赐爵制与官僚制

卜宪群 (82)

居延汉简印章资料研究	王廷洽 (104)
论汉代提起诉讼的方式	张 积 (127)
枋头、潞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 秦、后秦的建立	罗 新 (147)
《文心雕龙》审美心物观的理论渊源	陶礼天 (165)
齐梁诗风与士风之关系考论	杜晓勤 (182)
三阶教的思想史意义	西本照真 (201)
初唐四杰的生命意识 ——兼谈四杰的人品问题	汪涌豪 (216)
唐蕃之间的战与盟	陈 楠 (233)
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北方人口的南迁	刘浦江 (267)
王龙溪先生年谱	彭高翔 (293)
略论胡适留美时期的思想变迁	张利民 (330)
关于以尧舜禹为中心的古史考辨 ——兼论日中近代辨伪实证史学	钱婉约 (345)
胡适《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》指谬	徐文明 (369)

学术札记

“一花开五叶”辨	胡文辉 (378)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	陈东辉 (386)
黄生《字诂》《义府》因声求义探析	鲍 恒 (394)
浅议新儒家“内圣开出新外王”之难行	齐子鑫 (407)

Contents

Interviews

-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u BokunQiao Qingju
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nhauserChen Zhi

Reviews Articles

-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nalytical
Philosophy from a Perspective of
Chinese PhilosophyChen Bo Wang Xinting

Academic Tribune

- On the Origin of the Xing and Its Aesthetic
SignificanceLiu Huairong
Historians' Conception of Xing (Rise) and
Wang (Fall)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
PeriodZhang Shuguo
-

-
- The Aristocratic Institution of Twenty
Ranks an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Pu Xianqun
- A Study of the Source Materials Preserved
in Han Dynasty Bamboo Strips and
Seals in JuyanWang Tingqia
- On the Ways of Litigation during the Han
DynastyZhang Ji
-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mer and Later
Qin Kingdom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
Clans of Bingtuo and NietouLuo Xin
-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Aesthetic
View of Subject—Object Relation in the
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Tao Litian
- A Textu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-
tween the Poetic Pursuance and Fa-
shions of Literati in the Qian and
Liang EraDu Xiaoqin
-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Stages School
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西本照真
- The Conception of Life of the “Four Emi-
nent Scholars of Early Tang”; The
Character of the “Four Eminent Schol-
ars”Wang Yonghao
- The Warfare and Peace Treaty Between the
Tang and TibetChen Nan
-

-
- The South Migration of Northern Popul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Liu Pujiang
- The Chronicle of Mr. Wang Longxi's LifeLiu Gaoxiang
- An Attempted Exploration of Hu Shi's Transition of Thought during His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Zhang Limin
- The Textual Studies of the Remote Antiquity Centerring upon Yao, Shun and Yu; the Positivism and Negativism i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Qian Wanyue
- A Criticism of Hu Shi's "The Zen Genealogy at the Time of Po Juyi"Xu Wenming

Remarks

- A Remark on "One flower Blossoms with Five Leaves"Hu Wenhui
- Remarks on the Amount of Works by International Authors Collected in the *Siku quanshu*Chen Donghui
- A Analysis of the "Quest for Meaning from Pronunciation" Theory contained in Huang Sheng's *Zi gu* and *Yi fu*Bao Heng
-

乔清举

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

——朱伯崑教授访谈录

问：朱先生，您的四卷本一百五十万字的《易学哲学史》，最近由华夏出版社出了大陆版。我拜读了，很有收获。中国哲学史从五四时期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以来，一直存在着经学与哲学分家的问题。您的著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，突破了哲学经学分家的局限，堪称划时代的力作。您能不能谈一谈写作的缘起？

答：我的书是“易学哲学

史”，不是“易学史”，也不是“哲学史”。易学史属于经学史，研究的是易学的注释历史以及演变过程；哲学史属于哲学。中国哲学史有自己的特色，它是和经学史搅合在一起的。历史上搞经学的人没有哲学素养，不讲哲学；现代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，撇开经学史讲哲学，缺乏中国自己的特色；我的书从经学的发展中探讨哲学问题，是个突破。当然，它探讨的是易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，还不能完全代替哲学史。说到缘起，话就长了。早先我读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觉得讲王弼的玄学不讲他的易学，讲程颐的理学不讲《程氏易传》，是个缺陷。我曾就这个问题跟冯友兰先生谈过，他也承认我说的对；但又说易学属于经学史的范围，有一套专门的术语、问题和体系，很复杂，要弄清它的问题，得花很长的时间，所以讲一般哲学史只能选一些概念、命题进行讨论。后来冯先生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补了程颐的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一节，这已是我们讨论以后的事了。其他的，如张载、王夫之的哲学，其实都是围绕易学展开的。《正蒙》、《周易外传》，都是易学著作。总之，无论是讲理本论还是气本论，都离不开易学，因为理、气本身就是易学的问题。这几十年讲中国哲学史，都有脱开易学的不足，这是因为冯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创下了先例，后来的著作都是照他的架子发挥。当时我觉得研究中国哲学，不能避开易学，否则就不到家。1965年我写《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》一文，算是研究易学哲学的开始。1981、1982年间给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开易学哲学史的课程，在讲稿的基础上又用了八年的时间，才算把《易学哲学史》写出来。

问：易学与道家有何联系？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易属于道家系统的著作，道家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干，您对此有何评论？

答：《易传》的确有吸收道家思想的地方，我在《易学哲学史》第一卷有所说明。如《论语》中子路问生死问题，孔子就回答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；而《易传》则有“原始反终，知生死之说”，其他如性命问题亦大致如此。但《易》仍然属于儒家系统。史籍记载孔子读《易》“韦编三绝”，《论语》中也有孔子关于《易》的各种谈论，而老子读《易》或就《易》评论，史籍均无记载。儒家有一个明确的传易系统，道家也没有。魏晋以后，道家中断了，被道教取代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做出理论贡献的大家，也没有形成思潮。宋明哲学基本上是以《易传》为基础建立本体论思想的。宋明哲学的五大流派，即理学派、气学派、心学派、功利学派、数学派，都是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。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，除了王阳明心学外，基本上都来源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。他们都是宋明时期著名的易学家。当然，这些人也各自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一些道家的思想。

问：近年来“易学”甚热。海内外不少人都在研究《易》；也出现了不少学派，其中也不乏借助易学搞迷信的。那么，易学、易学哲学在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占什么地位，有什么影响？

答：《易经》本身是个占卜的书，占卜是一种迷信，仅此不会有太大影响。《易传》把它哲理化了，这使它能够对中国的哲学、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过去读书人都读它，尤其是《易传》，这是官方规定的。《易传》对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它的阴阳观。阴阳本来是解释卦爻象的，但又不限于此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继之者善、成之者性”都不光是讲爻象的。任何事物都有阴阳，任何变化都离不开阴阳和阴阳的相反相成。《易传》的这种阴阳观，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。其次，中国的宇宙论、本体论以及形上学体系，基本上围绕《易传》提出的范畴、命

题展开的,如汉唐宇宙生成论体系的始基是元气概念。汉朝人把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”解释为宇宙的形成过程,太极即元气,是宇宙的本原;两仪是阴阳二气,由此形成一个从本原到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。到宋朝,尤其是程颐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的命题提出后,“易有太极”又演变成了本体论体系。在朱熹那里,从太极到天地万物不是一个时间过程,而是由本体显现为现象的过程。离开易学,就说不清楚中国宇宙论、形上学的发展。我的书,主要讲了这些问题。《易》对科技思想的影响也很大。四书五经里真正与科学有关系的,只有《周易》经传。中国发明创造的理论可以说是《易》的“观象制器”说。象是卦象,也可以引申为物象。这个理论对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指导,他们的思维从小受的就是观象理论的影响。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,都是观察模拟自然现象创造出来的,如毕升的活字印刷术用的活字小方块,就是观古代的图章发明的。能观象也不简单,需要动脑筋。中国的科技思维,受易学的影响,有自己的特色。易学的阴阳是个功能概念,不是实体概念;五行也是从功能上讲的。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现象,重点是研究它的功能和变化过程,这是受《易传》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。古希腊的原子论是深入到实体内部,研究它的构造。这是中西的不同之处。中医是人体功能学,不是结构学。因为它不是结构的解剖和分析,而是讲各种生理器官都有什么功能。中医的经络就是功能概念,而不是实体概念,你无法通过解剖找到它在哪儿,但它确实有用。研究功能和过程容易形成整体意识,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,不是把它分割开来。整体的、功能的思维,是中国科技思维的特色,这不同于西方原子论、粒子论的分析的思维方式。整体和分析两种思维方式,各有特色,可以互补。此外易学对文学艺术也都有影响。

问：易学的阴阳变易观和西方哲学中的矛盾观念有什么区别与联系？

答：过去我们常常把阴阳变易与矛盾、对立统一等同起来，这是不准确的。阴阳不等于矛盾，阴阳观不是矛盾观。矛盾的内涵，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如韩非那里，都是对立和排斥，不包括相成的意思。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包括相成，但这是解释的问题。这些年来我们把阴阳观与矛盾观等同起来，把阴阳观作为矛盾观的翻版，这样就失掉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色。最近我们想把阴阳观作为“两元对待”；西方的矛盾观是以排斥和对抗为核心的，从古希腊起一直是这样。易学的阴阳观是“对待”，即对立双方相互依赖和补充，共同发展，不能分割。简单地说就是相反相成，相反相济。现在的新词叫“互补”。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。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和西方的矛盾观互补。

问：我想，互补也可以说是和谐与共存，这个问题显得比过去重要了。“和平与发展”是国际交往中的和谐共存问题；“一国两制”也是一个共存的问题；“可持续性发展战略”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问题。这样说是否妥当？

答：对抗与和谐都是客观法则，忽视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。但究竟重视什么，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。价值取向是由客观时势决定的。战争时期，矛盾与斗争是最高原则；而在和平建设时期，则应给和谐以足够的重视。

问：《易》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是靠算卦，孔子说“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，又说“不占而已”，荀子说“善为易者不占”。现在国内易学很热，有人用它来算命，也出了很多算命、预测的书，应该如何看待这股算命风？

答：过去文人读《易》，重视的是它的人文价值。“观象玩辞”，“玩”就是玩味、体会其中的哲理，提高境界；算命只是

民间的事。眼下社会上流行的算命术,将会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,科学的昌明而逐渐消失。宣传上也应该对此加以诱导。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甚至大学的教授,也搅和在里头,办班培养算命先生,编算命的书骗钱。这不利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。作为教授,究竟是要宣传科学,还是宣扬迷信?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问:最近,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,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不断受到大家的重视。一些学者认为,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,可以救治当今的环境问题;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说法,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,如荀子的思想等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答:中国古代的天人观有不同内涵,形成不同的流派,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对于古老的命题,要有所分析。荀子既反对孟子把人的价值加于天,又反对道家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。他讲“明于天人之分(fèn)”,不是把人与天分开,而是讲人与天各有不同的职能范围。荀子主张人与天地“参”,即人主动地参与、控制自然界的变化,“天有其时,地有其财,人有其治,夫是谓之能参”;他反对消极地等待自然的恩赐。他的天人关系论,既不是把二者等同起来,否认其间的差异;也不是把天人相隔离、对立,否认二者间的联系。笼统地主张天人不分是没有价值的,不足以代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优秀传统。张载、王夫之都区别天和,王夫之强调人有理性、德性,并主张以此为工具参与、控制自然的变化,造福人类。他提出了“延天以祐人”的命题,延天,不是戕天、斗天;但也不是顺天。这个命题值得重视。认为天人不分能解决环境问题是错误的,天人真要不分的话,如孟子那样,将自然规律人格化;或者如庄子因循自然,否定人为的努力,就不会有科学了。所以,目前的传统学术研究应

该冷静下来，多深入研究一些问题，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走上一个踏实可靠的道路，不能空发感想议论。

问：从易学的角度看，中西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在价值观上有什么不同之处？

答：前面说过，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问题上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人与天地“参”：既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，也不是把自然作为敌人去征服它。王夫之说“延天以祐人”，西方传统文化中很难见到这种话。这种思维在研究、治理自然现象时，有一个价值观念前提，即一切科技都不脱离对人类福祉的关怀，这是“利用厚生”的传统。中国古代科学家受的都是这方面的教育，向来不会发明一种东西毁灭人类。西方重工具理性，只求真。把原理搞清楚了，发明一种东西，不管后果；中国传统文化不忽视工具理性，但更强调价值理性，把价值观念引入科技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，可以补充西方的不足。

问：朱先生，您觉得易学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？您今后还要研究易学的什么问题？

答：易学是个很广泛的研究领域。我的《易学哲学史》只是就易学哲学的发展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、辨别和分析的工作，其他领域尚未涉及。我想，今后易学研究重点应该是易学与现代化的问题，也就是把古代的思想经过重新解释、创新，为现代文明的建设服务。比如易学和现代科技的关系问题。易学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极大，怎么使易学的思维发展与当代科技发展相结合，弥补西方科技思维的不足，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。又如，易学和医学的关系，《周易》对于中医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应该将中医思维进行新的发掘与研究，推向世界。目前中医学界尚未做这项工作。再如易学与管理的问题，目前管理思想主要来自西方，易学体现了中国古

代的国家管理思想，修齐治平都是管理，应该对这些思想加以改造，与西方管理思想相结合，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思想。总之，有待于研究的领域还很多。

我对于易学，重视的是它的思维方式。恩格斯曾经说过，哲学的许多领域都被科学占有了，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。我认为，这些都属于思维方式问题。这些问题研究好了，可能会对当代科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起某种启发作用。刚才说到中国科技思维，虽然存在分析不够的缺点，但我感觉发扬其中的长处，可以补西方的不足。比如，西方偏重分析，尤其是近代以后。应该承认，分析思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，不能抹煞，但是，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，光有分析是不够的，也需要整体思维。我们研究《周易》，就是要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一些借鉴。研究易学哲学，应该和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科技思维，人类的进步联系起来下工夫，使其具有生命力。

为了实现易学的研究任务，我们成立了一个“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”，这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研究机构，有我们大陆、港台以及韩日美等国学者参加，我们还组织了一个“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”。研究院以及研究会里聚集了搞古典文献的、哲学的和科技的三方面的学者，希望通过三者的结合，以及国际间的合作，推进易学的研究。

问：朱先生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弘扬传统文化，您是否有所考虑？前些年，全盘西化的思潮比较盛行；现在好像风向改了，叫做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要求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提法拿出来，作为后现代文化的精髓，来医治现代化极端发展的毛病。我感觉这种说法似乎是在给历史开玩笑，仿佛在后现代中，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文化的前导了。五四前后，这种说法就盛行过一阵子，到底也没有如其所愿。